

四姊妹



四姊妹

第一章 修身初步

菊兒躺在氈毯上抱怨道：『聖誕節得不到禮物，還成什麼聖誕節？』美格看着自己身上的舊衣服嘆息道：『貧窮真是最可惡的東西。』小哀梅不高興地冷笑道：『世上太不公平：爲什麼有幾個女孩就該有很多的好東西，別人就該一點甚麼都沒有呢？』培德在屋角裏微笑道：『無論怎樣，我們總還有父親母親和這幾個可愛的姊妹哩。』四人的臉上，因着這幾句話的安慰，立刻顯出快樂的容光。但是後來菊兒又蹙額道：『父親呢？我們不是要很久不能看見父親嗎？』她不敢說或者將永遠不能，但是各人的心中不禁都有這層感想。因爲她們的父親，已經離了，她們到很遠的地方去，就是那戰事很劇烈的地方，所以當菊兒說完了之後，大家暫時都不作聲。過了幾分鐘，美格纔說道：『你們可知道母親所以提議今年聖誕節不要贈送禮物的緣故嗎？她想今年有這大戰事，男子們多在軍營裏吃苦，我們不應該消耗金錢爲自己取樂。我們雖不能做什麼大事，也可以略幫一點忙；併且應該高高興興的幫忙。但是我怕我不能這樣做。』說着她就

搖搖頭，因為她想起她所渴慕而不能得的好東西是怎樣的多，不禁覺得沉悶。

那書獃子菊兒道：『我們所能費去的這點點錢，算得什麼？我們各人祇有一塊錢，就算都給了那些兵士，也濟不了什麼大事。我自然不該再希望母親和你們贈我什麼禮物，但是我非得用我自己所有的錢去買一本沙士比亞劇本不可，因為我想了很久了。』

培德道：『我本來想用我的錢去買些新樂譜。』說着微微嘆了一口氣，這嘆息聲真是很低，恐怕除了那刷火爐的毛帚和那掛銅壺的架子外，就沒有別的聽到了。

哀梅堅決地說道：『我要買一匣圖畫鉛筆，這是必不可少的。』

菊兒舉止豪爽，很像一個男孩子。當時一面察看鞋子上的脚跟，一面說道：『母親並沒有提起我們的銀錢，我想她也未必叫我們把一切所有的都捐輸給那些兵士。讓我們各人買了自己所需要的，且自樂一樂罷，這也不是容易得來的。』

美格又抱怨道：『我得這幾個錢真是苦極。差不多一天到晚都被那些可厭的小學生纏住，要在家里享點清靜之福都不能。』

菊兒道：『你總沒有我那樣苦。你想一個人一天到晚伴着一個性情惡劣，有神經病的老太太，她

不住的要你爲她東奔西走，又永遠不滿意；激的你憤火中燒，幾乎想從窗子裏逃去，或是打她的耳朵了。」

培德道：「一個人原不該口出怨言，可是我實在不喜歡洗碗碟。打掃屋子更是世上最可惡的事，我恨死了。你看把我的手弄成這樣粗糙僵硬，叫我怎麼還能好好的練琴。」

哀梅大聲道：「我確信你們都沒有我吃苦的利害。你們都不必到學堂裏去，和那些無禮的女孩同學。你書背不出，她們就要窘辱你；又要議論你的衣服，知道你父親貧苦，就到處替你去榜示。」

菊兒笑道：「你該說到處宣揚纔是，什麼叫做榜示？好不難聽。」

哀梅很正經地說道：「我知道我所說的是什麼，你不用這樣吹毛求疵。一個人總要學習用這些典雅的字眼，談吐纔能改良。」

美格道：「孩子們，不要鬪口了。菊兒，你可還記得我們幼小時候的事。假若那時父親沒有遭遇那樣的大損失，我們現在將怎樣富裕，怎樣快樂呢！」

培德道：「你那天不是說我們比那金先生家的兒女快樂的多麼？他們雖是有錢，却是終日爭吵打架。」

美格道：『培德，那是真的，我確是這樣想。因為我們雖是不得不作事，但是我們都能自尋快樂。正如菊兒所說的「我們是一堆忘憂草。」』

哀梅道：『菊兒總愛說這些。』說着就瞪了菊兒一眼。菊兒立刻坐直身子，把兩手插入圍裙袋裏，尖起嘴噓噓的吹着。

哀梅道：『噫！菊兒，不要這樣，真像一個野蠻的男孩子。』

菊兒道：『我就是喜歡像這樣，所以要做啊。』

哀梅道：『我最厭惡那些粗魯，不含女性美的女孩子。』

菊兒道：『哼！我最恨那些裝腔作勢，扭扭捏捏的小妮子。』

那和事老培德唱道：『巢中小鳥相和鳴，』接着就扮了一個可笑的鬼臉，使那兩隻緊張的臉，不能自主地顯出笑容，兩方面的爭執，因此暫時告一結束。

美格擺出她作大姊姊的架子教訓道：『真的，孩子們，你們兩人都有不是。菊兒，你年紀也不小了，也該改了你那些粗野的舉動，好好守點作女子的規矩。當你幼小的時候原不要緊，但是現在你的身材已長的這樣高大，頭髮已束起，你該記得你是一個青年女郎了。』

培德知道這遭該輪到自己受教訓了，就問道：「假若菊兒是一個野男子，哀梅是一個獸子，我是什麼？」

美格真摯地答道：「你就是一個可愛的好孩子，不用旁的註解。」別人聽了這話，也絕沒有反抗，因為這溫柔的小鼠確能得全家人的憐愛。

讀者諸君，想必願意知道這幾個人的性情容貌，現在趁着那時屋子外面靜靜的飄着雪花，屋子裏爐火融融，她們四人正圍坐在爐旁映着窗外垂暮的微光，勤勉工作時，待我來替諸君介紹一番。

她們所住的屋子裏，器用雖是很簡陋，地毯也已經變了色，可是自然流露一種安樂的氣象。牆上掛一兩幅優美的圖畫，屋角裏滿裝着書籍，窗子裏面的幾盆菊花，正開的茂盛，和平快樂的空氣，佈滿在全室中。美格，她們的大姊姊，年紀十六歲，體態輕盈，面容飽滿而秀麗，一雙聰明的大眼睛，一頭豐富柔軟的棕色頭髮，可愛的小嘴，潔白的嫩手。十五歲的菊兒，身材長而瘦，皮膚棕紫，很像一匹小馬。她的四肢太長，她常常覺得沒處安放，很不方便。她有一隻堅決的嘴，一個滑稽的鼻子，一雙鋒利的灰色眼睛；這雙眼睛似乎能穿透萬物，併且能隨她的意變成兇狠，有趣，或是沉思的。

神氣。她所有的一個美點，就是她的長而濃的頭髮，但是她又不肯好好修飾，往往這樣束一束，用網罩住。她的背不很直，手脚特別的大，衣服非常不整齊。培德是一個面色紅潤，頭髮光美，雙目活潑的女郎，年紀十三歲，膽怯怕羞，說話和順，舉止安靜，難得發怒。她的父親常稱她爲「靜穆兒」，這稱謂再配她也沒有了。她似乎自己另闢出一個快樂的世界，祇有時偶然出來和幾個她所信仰而喜愛的人相接觸。哀梅雖是年齡最幼稚，却是一家中最重要的人物，至少在她自己是這樣想。她的膚色雪白，身材苗條，雙目碧藍，黃金色的秀髮，散披在兩肩上。她常常很留神地維持她那美人的態度。

這時鐘已經打了六下，培德刷乾淨了火爐上的灰塵，就把一雙拖鞋放在爐下烘煖。一見了這雙拖鞋，四個女孩的臉上就露出歡樂的容色，因爲她們母親快回來了，她們就預備含笑起身迎接。美格停止她的高談闊論，起身把燈燃好；哀梅不用人家固諳，自願退出她方纔所盤據的那隻安樂椅；菊兒忘了自己是怎樣的疲乏，提起那雙拖鞋，使之逼近爐火。

菊兒道：「這雙鞋太破舊不堪，媽媽該得一雙新的纔好。」
培德道：「我想就用我所有的那塊錢去替她買一雙罷。」

哀梅道：『不，讓我去買。』

美格道：『我年齡最長……』

菊兒攔住她道：『現在爸爸不在這裏，我就是這家中的男子，應該讓我替她買這拖鞋。因為爸爸出去的時候，曾特別關照我替他照顧着母親。』

培德道：『我告訴你們我們將怎樣辦。我們各人可以買一點東西送給母親，作為聖誕節的禮物，我們自己的東西可以不必買。』

菊兒歡呼道：『好妹妹，祇有你纔想得到這些。我們將買些什麼呢？』各人靜靜的思想了幾分鐘，後來美格看一看自己那雙白嫩的手，忽然靈機一觸，首先發言道：『我將為她買一雙新手套。』

菊兒道：『我想暖鞋最合用，我就送他一雙暖鞋罷。』

培德道：『我將送她幾條手巾，我親手縫的手巾。』

哀梅道：『我將買一瓶香水。她很喜歡，價錢又不貴。餘下的錢我還可以自己買點什麼。』

美格道：『我們將用什麼方法把這些東西送給她呢？』

菊兒道：『放在桌子上，請她進來，看她親自把那些包裹一個個的解開。你可還記得我們每年過』

生日時候的情形嗎？」

培德道：「輪到我的時候，我心裏總覺有點慌。你想獨自一個戴着冠冕，坐在大椅子上，看你們一個個的走來和我接吻，送上禮物。我果然喜歡那些接吻和禮物，可是你們許多人坐在旁邊，看我打開那些包裹，這是何等難堪啊！」這時培德正在爐子上烘晚茶時用的麵包，她的臉也被烘的發紅。

菊兒兩手反搭在背後，昂起了頭在屋子裏走來走去道：「讓媽媽想我們是在給自己買東西，然後可以使她意外的驚喜。美格，我今天下午一定要去買東西了。還要預備聖誕節晚上的表演，也要費去我們不少的光陰哩。」

美格道：「過了這一次之後，我不再表演了。因為我年齡漸長，不配再幹這些。」言下很是懊喪，因為她最愛這些化裝遊戲。

菊兒道：「不能。十六七歲那裏就老了。況且你是我們中間的頭等演劇員，沒有你我們祇好歇業。今天晚上，我們必須練習一次。哀梅，你當特別注意那昏暈時的表情。你那回練習時，僵硬的像根鐵棍。」

袁梅道：「那也沒有法子。我永沒有見過人昏暈，我也不願意像你那樣猛然倒下，弄的滿身青腫。若能讓我輕輕的倒下去，我就這樣辦；否則我祇好坐在一隻椅子上，庶幾可以不失我的端莊。」

菊兒道：「這樣做法。」於是她把兩手握緊，東倒西歪的在滿屋中亂奔，發狂如地喊：「羅特利古救命啊！救命啊！」她這聲音和表情不禁使觀者戰慄。袁梅學着她演一次，但是兩手僵硬，奔走時很不自然，有似被機器撥動的一般；說話的聲音呆滯而無力，絕不像在驚懼憤怒中。

菊兒長嘆一聲，美格不禁笑出聲來，培德看的有趣，竟把麵包烘焦了。菊兒道：「真是沒法，到那時祇好請你自己努力。假若觀衆不滿意，可不能怪我。美格，來罷。」

以後的事都很順手，因為各人的表情都還不壞。練習完後，美格拍着胸道：「我想這是我們所演過的戲劇中最好的一劇了。」

培德素來最佩服她的姊妹，她想她的姊妹全都是具有殊特的天才的人。當時歡呼道：「菊兒，我不懂你怎麼能編這樣好的戲劇，又能表演的這樣得神。你真是沙士庇亞再世了！」

忽然從門外進來一個快樂的聲音道：「孩子們，真快樂啊！」四個演劇員趕緊回過身來，歡迎那壯健慈愛的母親。她並不是怎樣美麗，但是在兒女們眼光中，母親總是可愛的。所以這幾個女孩

以爲那穿着灰色衣服，戴着不入時的軟帽的女子，實是天下最美的人了。她一進屋裏就問道：「好孩子，你們今天幹些什麼？那邊今天事情真忙，箱子明天都要送出去了，一定得在今天預備好，所以我沒有能回來吃中飯。培德，可有什麼人來看我？美格，你的傷風怎樣了？菊兒，你怎的看去這樣疲乏？我的小嬰孩，來和我接吻。」

她這樣一面說着，一面脫下身上的濕衣服，換上那和暖的拖鞋，坐在安樂椅中，把哀梅抱在膝上，預備在一天忙碌之後，安享這幾小時最快樂的光陰。

女孩們在屋子裏忙忙的奔走，各人有各人的事，極力想把一切再弄舒服一點。美格安置桌子上的茶具，菊兒調排椅子，搬運木柴，她所過的地方，有許多小物件隨着她而傾斜跌倒，砰砰作聲；培德不住的往來於廚房和食堂間，很忙，但是很靜；哀梅拱手坐在母親的膝上，指揮衆人。

當她們圍住桌子坐下後，馬夫人喜逐顏開的說道：「晚飯之後，我將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這句話有似陽光一閃，霎時使各人的臉上全籠罩着笑容。培德也不顧手中的火燙的餅干，拼命拍着手，菊兒把手巾擲向空中，大呼道：「一封信，一封信，爸爸萬歲。」

馬夫人道：「不錯，是一封可愛的長信。他身體很好。他想當隆冬來時，未必像我們所猜測的那樣

難過。他預祝我們聖誕節時的種種幸福，併且叫我特別致意你們孩子們。」說着很驕傲地拍着自己的口袋，似乎這裏面藏着一件無上至寶。」

菊兒急於要聽那喜信，手忙腳亂。給茶喝噙了，麵包也掉在地上。一面還要催促道：「大家趕緊一點。哀梅，不要儘撓起了你的小指頭對着盤子出神。」

培德不能再吃了，偷偷的溜了開去，坐在壁角裏靜候其餘的人，一面默想那未來的快樂。

美格道：「我想父親真熱心愛國。年紀老了，不能再去衝鋒殺敵，却還要去當軍中牧師。」

菊兒慨然道：「我豈不願意去當一名鼓手，或者——叫什麼東西啊？就是看護也好，祇要能接近他而幫助他。」

哀梅微嘆道：「他們睡在篷帳裏，吃的祇是些惡劣的食物，喝水也沒有杯子，祇用一隻洋鐵罐，這種生活太不堪了。」

培德悽然道：「媽媽，他幾時能回來呢？」

夫人道：「若不是爲了生病，大概一時還不能回來。他有一分力，就要爲國家做一分事。我們也不當去敦促他。現在聽我念信罷。」

全體都移近火爐。母親坐在安樂椅上，培德坐在她的腳邊，美格和哀梅各自佔了安樂椅的一支膀子。菊兒靠在椅背上，這樣萬一那信太動人，她可以背人下淚，不致被她們看見了恥笑。

當這軍事倥傯之際，所得的信札自然都是很動人的，尤其是軍營中人寄到家裏的信。在這封信裏，馬先生並沒有多提起自己所歷的艱辛，所經的危險，和思家的痛苦。這是一封快樂而含着希望的信，很活潑地描寫那軍營中的生活，出戰時的情形，和戰事的消息。在末了的幾行中，纔能看出那征夫思家之情，充滿於字裏行間。那信的末段上說：

爲我吻孩子們。告訴她們我白晝思念她們，晚上爲她們禱告。我因她們的愛而得到最大的安慰。我要等一年之後，纔能再見她們，這時期是何等冗長啊！但是望你教導她們，使她們在這等待的時期中，努力工作，庶幾這些辛酸的歲月，能轉變成甘美的佳果。我知道她們一定能牢記我的話。她們將敬你愛你，將忠誠地盡各人的本分，將努力戰敗魂靈的仇敵。她們一定能得很好的成績，以致我回來時能見她們已成爲我的更可愛而更足以自豪的小婦女了。

各人聽到這裏，都不免唏噓流淚。菊兒也不再躲藏，讓那顆大淚珠滾到鼻端上。哀梅把臉伏在母親肩上也顧不得頭髮弄亂，啜泣道：「我真是一頭自私的豬，但是我此後一定要極力改過，使父

親回來時不致因我而失望。」

美格道：「我們都應該努力。我太好修飾，不愛工作，此後當痛改。」

菊兒覺得一個人要耐着性子，在家裏安分守己，比出去衝鋒殺敵還難。所以她慨然道：「我將試試做成一個真的小婦女，不再魯莽撒野。我將先在這裏盡起職來，不再想望去幹那辦不到的功業。」

培德並不說話，她偷偷的拿起那未完成的襪來拭去了頰上的淚痕，低下頭急急的織那襪。她不敢偷閒，她希望等運幸的神護送她的父親平安歸來時，父親不致見了她搖頭。

馬夫人聽了菊兒的話，欣然接口道：「你們可還記得當你們幼小的時候，最喜歡扮演天路歷程中的事跡。你們常要我破布袋縛在你們的背上，作為罪孽的重擔；又要我給你們帽子，手杖，紙卷，讓你們從那代表死亡之域的地穴裏出來，經過了屋裏，直爬到屋頂上。在屋頂上你們收集了各種好東西，裝成天堂。」

菊兒道：「真是有趣，尤其是在我們遇到了獅子和阿普利翁打仗或經過那死蔭之谷的時候最有趣。」

美格道：「我最愛演到那把重負放手，讓他從扶梯上掉下來時候的情景。」

培德回憶兒時的樂事，不禁微笑道：「我以為最有趣的是當我們到了那屋頂上，站在花草茅亭中間，同聲唱着歡樂的歌曲的時候。」

哀梅道：「我記不真切了。我祇記得我最怕進那地穴，和那黑暗的甬道；而最喜歡在屋頂上吃着蛋糕，喝着牛奶。可惜我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幼孩了，否則我真願意再玩這種把戲。」哀梅常常以爲自己已是一個十二歲的大人，應該擯絕一切稚氣的遊戲。

馬夫人道：「兒呀，這並不是什麼兒戲的事，却是我們每人終生在那裏表演的事實。我們的重負常在我們的背上，我們的路就在我們面前。喜樂和爲善的願望，是一個導線，引領我們經過一切的困厄錯誤，直到和平的天域。現在你們不妨再開始重演，這次却不能視爲兒戲，須懇切進行。看到父親回家時，你們已進行到什麼程度了。」

哀梅道：「母親，當真嗎？我們的重負在什麼地方？」

夫人道：「你們可以各人把自己的重負說出來。祇有培德可以不必，她似乎並沒有負擔。」

培德道：「怎麼沒有？我的重負就是那些碟子，塵拂，妬忌人家有優美的鋼琴，怕見生人。」培德的

重負是這樣的奇特，大家聽了不禁想笑，但是沒有一個人敢笑出來，因為恐怕使她難堪。

美格沉思道：『好，從今天晚上起，我們就開始進行。以前我們也常常想努力爲善，可是總覺得很困難；略一懈怠，就仍舊回復了我們的本來面目。』

菊兒覺得這樣辦法很帶一點浪漫性質，使她那平淡無味的日常生活，另添一種新生趣，不禁大樂道：『今天晚上我們已經掉在失望的坑裏，母親就是那書上的援救，從坑裏拔我們出來。那書上的基督徒有一捲旅程指南，我們也不可沒有。應該怎麼辦呢？』夫人道：『在聖誕節的早上，你們各人試向自己的枕頭邊去找一找，當能找到那本指南書。』

這時女僕海那已經把桌子收拾乾淨，四個女孩就各自把針線匣拿出來，圍住桌子替姑婆縫單被。這個工作最是枯燥沒味，但是今天並沒有一個人抱怨。她們採用菊兒的辦法，把每條長縫分成四部份，分別名之爲歐羅巴、亞細亞、美利加、阿非利加。一面縫時，一面談論着各國的風土人情，就忘了那工作的冗長可厭了。

到了九點鐘，她們就停止工作，大家去圍住那架古舊的小鋼琴唱歌。那琴已是年久失修，鍵也已變成黃色；但是經培德的輕輕按撫，還能發出一種悅耳的音調。美格的歌喉曼妙如笛，哀梅聲音